



## 長城雪(組詩)

作者:許星

之一:長城雪(全部組詩請上伊利華報網站閱讀)

我看見壹灣河水在雲端流動  
被鳥鳴碾碎的月光像壹個孤獨的老人  
伫立在愛情的驿站盤點血和憂傷  
我的内心穿越千年琵琶彎曲  
的水聲正與那個癡情的女人壹起  
轟然垮塌昏庸掩埋了  
殘缺的花朵和沈睡的曆史  
軟軟的長城像壹株木站不起來

寒冷穿過秋天風的脚步  
總在夢的窗口猶豫徘徊開滿雪花的手臂擋住了塞北的硝煙

卻隔不斷南北兩地的縷縷鄉愁  
在我的眼裏那些被炊煙縫補的黃昏  
與受傷的落日壹樣隱隱作痛  
悲鳴的馬車總不忍還原走失的  
往事和喧囂的輝煌與沒落

在八達嶺我不敢去想  
滿臉淚痕的楓葉曾經是怎樣經歷  
那壹場場破敗劫難與六月飛雪  
枯死在片片蒼涼的黑夜裏壹只白鵠  
守望在教堂的屋頂啼血的歌聲

停擺了轉動千年的時間和淚水  
道德的十字架上薔薇虛無的背影  
面對所有的荒蕪風化成埃  
或許存在是為了消逝所以

再努力地掙脫也甩不掉命運的鎖鏈  
在壹片幽深的黑暗中迷失了方向  
看不見唯壹的光線長城  
被黑夜堆積的雨水折斷了翅膀  
在令人窒息的笑容中揚起嘴角  
無盡的悲傷嗜血並壹次次  
含恨地死去這完全不是長城的過錯

在長城的背影裏我試圖用雨水  
遮蓋淚水用神經轉動穿梭時空的鐘  
讓失落的時間回轉我的血  
卻無法染黑手中的長劍回憶湧來

我不知所措我只能孤單地  
站在命運交會點任憑淚水洶湧  
誓言消失在黑翼之下  
手中的項鍊顫抖著看長城越走越遠

有白色眩目的陽光隱入天際  
上弦月露出詭異的微笑在長城的頭頂  
死神黑色的镰刀割走了  
彌留時短暫的溫暖山妖誘惑的歌聲  
還在深邃的時空裏回蕩  
墮落的天使遮擋了星辰的目光  
樹林深處又是誰在悲傷哭泣  
那些風啊吹冷了長城苦難的微笑

在長城的源頭塵埃覆蓋了  
古老的詩篇月光染白了淒涼的草叢  
遠古的鍾聲回響在永不停息的  
天空看繁星在烏雲中隱沒的光輝  
這些殘忍的美麗讓人心顫的  
美麗蝴蝶般地舞蹈和飛翔  
我緊閉雙眼去聆聽壹些靈魂的歌唱  
就像死亡壹樣孤獨和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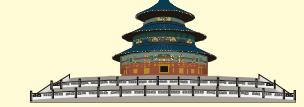
記憶的目錄中壹些花朵總是  
對著雨後的蒼穹微笑鱗片壹樣的陽光  
照著金山嶺照著枯瘦的秦磚漢瓦  
和不忍觸擊的背影不再挽留  
夢中溜走的落日也不再拔高被愛情

打濕的翅膀把壹切懷想都封存  
在歷史的抽櫃裏像莊稼  
壹樣站起來笑看越走越近的生活

安靜的月光下我聽見長城  
流動的呼吸和拔節發育的聲音  
從地心長出來壹碗烈酒  
讓兩雙邂逅的眼睛看得很近  
想得很遠忘年的鍾聲壹次次敲打著  
重逢的黃昏把平靜的歲月  
和日子編織成最美麗的花環  
贈給心愛的大山和森林

在長城在金山嶺我看見  
冬天早已解凍被雪花冷藏的身體  
開滿了鳥鳴和花朵發胖的鍾聲  
撐幹曆史悲催的塵埃以壹個水手的姿勢  
輕輕劃動著三月劃動著春天  
茂盛的陽光和嶺上花開的生活  
長城被夢想點燃的烽火站在歲月的  
最高處照亮所有回家的路……

## 中國讀者來稿



夜,很深了。透過窗戶,能看到一輪明月挂在空中。

經過一番爭執,疲憊的母親終于靜靜地睡着了。

整個病房里,瀰漫開一種輕微的呼吸聲。

我坐在床邊,久久地望着母親的臉。燈光下,母親的臉有些模糊,頭髮也很散亂,將眼睛幾乎全遮住了。

母親在這所腫瘤醫院住了近一個月。今天,我好不容易請了假,趕了幾百公里路,準備靜下心來陪母親幾天。沒想到,婦瘤科的楊主任堅決不同意我住在病房,說是違犯有關規定。剛纔,母親也催促說,你到賓館里去住,這兒太髒太吵鬧。聽三妹講,母親因為化療的緣故,夜晚要上好幾次廁所,看樣子很痛苦。於是我堅持着不走。母親從床上慢慢地爬起來,叫嚷着要去找楊主任。

看着母親着急,我只得答應。但我仍舊坐着不動。

一縷月光,悄悄地鑽進了病房,照在了母親的身上。突然,母親轉了個身,左手露在了被子外面。

我走上前,伏下身,用手將母親額上的白頭髮輕輕地拂開,那白頭髮稀疏,而且堅硬。此時,我的手觸到了母親的臉,剎那間感覺很特別,就像摸到了松樹皮。不知怎么,我猛然有了一種衝動,想仔細看看母親的臉。我戴上眼鏡,端詳着面前這張曾經熟悉的臉,心也隨之“咯噔”一下。這是怎樣的一張臉啊!曾經的豐滿和柔潤已蕩然無存,代之是一道道深深的皺紋,一顆顆黑色的老年斑。微微張開的嘴顯示出幾個空洞的牙床,那曾經豐厚的下巴已經變得瘦削,尖尖的,就像一把剜心的刀。

這就是我才六十出頭的母親嗎?這就是那個年輕時失去丈夫,含辛茹苦拉扯大六個孩子的堅強女人?想當年,父親因公逝世,漂亮的母親曾招來多少追求者的目光。可她硬是不嫁,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擔,默默承受着各種苦難。到如今,母親竟過早地被這種艱苦、這種執著打磨得面目

全非!

我強忍住就要流出的淚水,又輕輕地拉過母親的左手,將它握在了自己的掌心里。頓時,心裏百感交集。握着母親的手,我想到了夏衍筆下的“蘆柴棒”,真瘦啊!瘦得只剩骨頭了,連皮都不完整。

記憶中,母親的手又白又巧。小時候,母親不僅用這雙手懷抱着我們,而且用這雙手賺來了全家的吃穿花費。連全家人的布鞋,都是她一針一線縫製出來的。誰的衣服破了,只要經了這雙手,立刻變得完美無缺。

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母親的手變成了這個樣子?是在以前的無休止的勞作中漸漸形成,還是在她不幸患上了宮頸癌之後?作為兒子,我竟一無所知。以前,每次回老家,我從未正眼閱讀過母親的臉,更從未牽過母親的手,總是急匆匆地塞給母親或多或少的幾張鈔票。原以為這就是孝心,這就是所謂的感恩。誰知母親就在兒子的忽略中,已變得如此蒼老、如此瘦弱!

“娘,請原諒兒子吧。”我向着母親自言自語道,將母親那只粗糙的手塞進了被子里。

撤滅了電燈,我將一張小床支在母親的床鋪邊,悄悄地躺下了。好亮啊!那皎潔的月亮好像也讀懂了這一切,明晃晃地懸在窗外的大樹上。

作者:江西省萬安縣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局  
郭志鋒



## 夜讀母親(散文)

我們迷茫,我們迷失。而在很久以前,卻有人能逍遙地行走在萬物之中。我們對為什麼活着討論來討論去,活着感覺越來越沉重,而那個人只為一個生命本體存在而輕鬆自在地活着。我們迷惘着游走網絡,而那個人卻浮游于天地滄海之中,在自然中逍遙自在。他,就是莊子。

多想和莊子一樣做一個蝴蝶夢: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像莊子一樣與蝴蝶渾然一體,一起飛翔。在莊子看來,進入虛靜狀態之後,人拋棄了一切干擾和心理負擔,就會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覺器官的束縛和局限,而達到認識上的“大明”。

“乘物以游心”,人如果看破了名,看透了利,那麼,我們的心靈將會騰空巨大的空間,將會迎

來美好的境界。我們往往把太多太多的枷鎖鎖在我們的生命和心靈上。我們用永無止境的物欲、權欲套住了自己;把自己的怨恨不平一遍遍在心里翻來覆去;用本來能夠過去的不痛快一次次給自己過不去。我們追求生命和心靈快樂以外的東西太多,這些追逐的勞累和痛苦壓抑着生命和心靈的快樂。我們關注物欲的太多,關注生命和心靈的太少。我們腐蝕生命和心靈的太多,滋養生命和心靈的太少。生命和心太累,這是現代人發出的感嘆。讓我們的生命和心靈告別枷鎖,讓我們的生命和心靈遠離枷鎖。讓我們的生命和心靈告別獄室,讓我們的生命和心靈遠離獄室。給生命和心靈減壓,給生命和心靈鬆綁。也許,莊子可以使我們來一次生命和心靈的越獄。

楚王派使者持千金來誘惑莊子,但莊子沒有上套。莊子選擇了捨棄,莊子獲得了自由。莊子,贏得的是高曠的蒼天上的精神自由。他在最終思想上的超越,給了我們更多的人生思索。重視自我,人性與生活完全和諧統一。他強調個體生命的自由,才能達到美與醜、善與惡、歡喜和悲傷上昇到緣于自然的境界。莊周窮困潦倒,但是他從不因此而憂愁。他見魏王時說他不是困頓而是貧窮。曹商出使秦國乘高車大駕嘲笑莊子窮酸,並炫耀自己“一晤萬乘之主而益車百

乘”。莊子笑道:“秦王患了痔瘡,舔治療瘡的人可得車五輶,你的了這麼多的車,難道不是給秦王舔痔瘡了嗎?”爲了名利,人在不斷地失去尊嚴。

用莊子的話說,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間一番逍遙游,也就是看破內心重重的樊籬障礙,得到宇宙靜觀天地遼闊之中的人生定位。“乘物以游心”,雖不能及,心向往之。

我們面對人生的困惑和憂慮,我們浸泡在曾經扭曲了的生命文化中無法自拔,莊子,讓我們感覺自然周圍都瀰漫着生命的芬芳。在莊子思想的光芒中,彷彿進入一種生命氣場,這種氣場可以使人寧安、樂觀、智慧、寬廣。莊子是站在上帝的角度看人生,就像站在人的角度看螞蟻,會感覺螞蟻

難。現在,我們需要整體地改造我們生命文化生態的時候了。在變異了的生命文化浸泡下,必然導致精神結石、文化結石和對生命損傷。浮躁的世界里,有沒有景致更為開闊的人生?有沒有令一顆心更樂意更快慰的通途?扭曲了的生命文化,曾經以其巨大的殺傷力,虐傷着我們的生命和心靈。我們的眼睛,總是看外界太多,看生命和心靈太少。

生命的扭曲是我們不尊重生命的根基。那帶有冷酷色彩的生命文化,帶給人的是災難性的傷害。扼殺我們生命的不光是來自于外界對生命硬件的損傷,精神上的往往更具有殺傷力。雷鐸說,有故障及時維修或更換!軟件有病毒,

及時刪除並更新!但是長期被我們扭曲了的生命文化已經很難轉換觀念,需要高版本的殺毒軟件

甚至需要生命文化意識的重裝。莊子,就是一部最好的殺毒軟件。

也許,人生需要追求的太多太多,根本無暇關愛生命本身。殊不知,生命是易碎品,切勿倒置。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裝置,眼睛、鼻子、嘴,是爲你組裝好了的容貌,這種裝置需要保養,但不應隨意拆裝。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裝置,頭顱、四肢、軀幹,是爲你組裝好了的身體,這種裝置需要維護,但不應隨意拆換。喜、怒、哀、樂,是組裝的情緒的元素。美、醜、善、惡,可以組裝心靈,組裝的心靈就要經常淨化,更需要滋養。我們可以用旅遊來比喻人生的過程,生命的歷程一路風景,也會伴隨風雨。讓美麗的正確的綠色的生命文化滋養我們的生命。美麗的正確的綠色的生命心態,是一種積極向上的心態,是一種健康樂觀的態度,是一種可以點亮我們生命的溫暖的光。這種文化我們盼了太久,它早就該以高大的身姿進入我們的視野。去偽存真、返璞歸真,綠色的生命文化代替扭曲了的生命文化,才會給我們帶來春天的心境和生命的福音。

保持一種靜美的心境,擁有一種平淡的心態。在紛繁中淡定,在蒼茫中從容。人不應該因爲外界的影響而變得突然高興或者沮喪。淡定的力量給人的是—種生命內心的定力。有陽光照

耀生命和心靈,生命和心底便會一片碧綠。世事滄桑,風起雲涌,坐看一株雅菊,它的鮮艷、它的芳香,是對你的生命問候。春天的溫暖,夏日的熱烈,秋天的清爽,冬雪的潔白,是四季對你生命的賜予。花紅柳綠,山清水秀,是自然對你生命的賜予。擁有善美的心和美麗的生命,夜里便擁有一輪清月。擁有善美的心和美麗的生命,清晨便擁有一輪紅日。生命陽光最燦爛。

既然沒有永恆,那麼困擾我們、糾結於心頭的不平和遺憾,只不過是過眼煙雲。我曾去過羅布泊,在那里可以體驗生與死,繁華與蕭條、暫時與永恆。羅布泊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諦大的警示,那一片水草豐美、魚肥水蕩的羅布泊,永遠的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乾涸的沙漠。我們總是失去之後才會懂得它的珍貴,我們只有在失去後才會懂得它的脆弱。自然的羅布泊是這樣,人生的羅布泊也是這樣。那冷漠的目光,那殘酷的惡性競爭,那爾虞我詐,那人情淡漠,其實已經構成了我們人生的羅布泊。人間真情的沙漠化,在向我們警示着什么。自然的羅布泊沒有生命,人生的羅布泊沒有愛。前些日子,我參加南方衛視《重返心靈家園》的拍攝活動,去了香格里拉,遠遠的望見了天葬台。安寂後的天葬台上的肉身,最終化爲對鷹的佈施,那是一種常人無法接受的崇高圖騰。生生死死,死生相依,生是如此激奮昂揚,死亦當美麗寬廣。

在這個時代里,始終保持一種優雅的生命姿勢,始終保持一種優美的的心境,那是一種有香味的生活,那是一種美麗的生活。

作者:山東萊蕪鋼城區新興路學校 金明春

